

外交生涯憶往

(十四)

● 劉達人 (前駐菲律賓代表、駐希臘代表)

北方紳士豪爽熱誠

一、使館二三事

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，我由歐洲司副司長調駐義大利大使館參事，當時的大使是于煥吉。戰時我在紐約總領事館工作，他即是上司。于大使為人爽直，擅長交際，在紐約十年總領事任內，曾陪蔣夫人宋美齡訪問美東各地，演講募款，共募得二千萬美元，由於成績卓著，獲得蔣夫人的信任、器重，故他在義大利做了二十年大使，比美當時在希臘任職二十一年之溫源寧大使。

于大使是天津大地主，富家出身，他夫人是鄉下老實人，自家鄉寫信給他，信封上必定恭恭敬敬的寫上于大人安啟。他年少翩翩，揮金如土，從不量入為出，在戰前、戰時家中常匯款貼補公用，但戰後已無餘金資助，故常虧空公款，使館館員為此甚感困擾。他很喜歡交際應酬，在紐約有一句話：「一個人不吃于總領事三頓飯（到時、走時各一頓，中間逗留時又一頓），即無面子。」所以在紐約總領事十年任內，共虧空十萬美元公款，等於一年虧空一萬美元，當時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知其為公而花用，乃一筆勾消；但在義大利則沒有如此幸運，一家餐廳拖欠一定數額，即換另一家餐廳，而館內電話則因常借與國內來訪人士使用，以致於每個月電話、電報費超過全館公費。甚至因欠繳電話費而被撤走電話。

于大使雖不善理財，但為人豪爽，熱誠助人，別人對他批評，他也不在意，可稱之為標準北方紳士，一位典型的政治、外交人物。當時在大使館內有三位義大利籍雇員，對使館忠心耿耿。有一位法魯確 (Ferruccio) 戰前即在我使館裏服務，特別講究中國式禮節和義氣；一九四一年七月徐道鄰代辦下旗歸國，因事出倉促，且戰時船運困難，故許多重要家具及骨董均搬到此

位雇員家中；一九四六年二月于大使到任，這位雇員將全部館產移回大使館，保管館產比任何人都細心；其他兩位義籍雇員對于大使也非常忠心。

當時大使館中有一位華籍雇員，我們稱他為林教授，他每週固定有四、五天須去機場接我方過境的農耕隊，因到非洲都在羅馬轉機辦簽證，每回都是深夜接機，早上尚須陪農耕隊去各非洲大使館趕辦簽證，時無公務車可使用，必須搭乘公車，由於飲食無定時，竟積勞成疾，因公逝世。

以後至機場接送則由館員輪班，每週一人輪一天，深深覺得辦內交多於外交。于大使本人十分重視接待工作，遇到國內長官或要人來訪，他必親自迎送，設宴款待，每天忙於應酬，且不在乎身分、地位，經常充當嚮導，曾有數次因唯一的館車無暇修護而發生驚險鏡頭。

傑出外交官負重任

當年駐教廷大使為前外交部部長沈昌煥，羅馬還有一位久任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中國代表鄭寶南，他暫居在羅馬，故同仁開玩笑說：「沈大使管天上，于大使管地上，鄭大使管地下。」在羅馬有多位傑出外交官，後來在國內都出任要職或駐外大使，如邱進益、黃濱鈔二位曾任職駐義大利大使館，寧紀坤任職駐教廷大使館，羅光總主教也曾任駐教廷大使館顧問多年，名教授曾培則為當年中央社駐羅馬特派員。

我駐羅馬及教廷大使館各單位在沈、于兩位大使領導下，相處十分和諧，分工合作；于大使單身在義大利，每週假日，使館人員常到沈大使官邸中做客，不分彼此。

當時在聯合國大會中，有義大利、比利時等數個中型國家為我代表權問題，建議成立專案研究委員會，但我基於一個中國政策，無法接受，外交部特地訓令轉促義大利政府打消此意見；但義、比仍然提案，建議聯合國大會同時容納兩個中國代表，而我國讓出安全理事會永久理事國席位予中共。時勢變遷，三十幾年後的今天，對如此安排已可望不可及；不過當年中共也不一定肯接受這種折衷、妥協式之決議。

出訪各地奠立外交

二、出差馬爾他、塞浦路斯、希臘、奧地利、瑞士

一九六六年五月，我到任二個月時，因曾擔任歐洲司副司長職務，乃奉派赴馬爾他 (Malta) 訪問，此行係應曾訪華之農

業部長卡路那 (J. Carrana) 安排，拜會馬國政府農業部長、工商部長等，並考察技術合作之可能性，以後遂有我漁業團、工程隊之派遣，且奠立了一九六七年七月建交之基礎。

馬爾他首都瓦勒他城 (Valletta) 有我國工程師設計、協助建造的隧道，命名為孫中山隧道，事隔三十多年，目前應還存在。馬國是小國寡民，土地面積一百二十二平方英里，人口三十四萬人；居民生活悠閒，下午四時百姓即穿著漂亮出遊，在街上閒逛，社會十分安定，人民彬彬有禮。二次大戰時曾遭德國空軍轟炸，他們英勇對抗，深受世人尊敬。

同年六月，我赴希臘、塞浦路斯、奧地利、瑞士等地訪問，當時塞浦路斯在聯合國經援下興建高水壩，負責者即為興建石門水庫之工程師徐修惠及另一位築工處工程師。

塞國居民分屬希裔、土裔，兩者對立分明，希裔店鋪不掛塞國國旗和元首肖像，而懸掛希臘國旗和希臘國王照片。傳聞塞國曾為元朝四大汗國之轄區，惜在該地區的博物館內均未發現蒙古帝國遺物或古蹟。中亞交通史或為我國歷史學者較弱之一環，希望能有年輕學人從事此方面之研究，以補白中西交通之史實。

羅馬教廷博物館有大批元明清時期的一手史料，係由遍布中國大陸之天主教神父寫回來的報告，有待中國史學者去發掘；又如伊斯坦堡 (Istanbul) 博物館內有大批元明清的名瓷，是當年蘇丹 (Sultan) 王自中國大陸訂做運回；在斯里蘭卡 (Sri Lanka) (北部博物館亦有大批明清瓷器，散亂放在地上，十分可惜。我相信遺留在世界各地的中國文物、字畫很多且珍貴，亟需要中國學者去整理、保存，並不一定要運回，若能紀錄照相，則更為理想，這必須一點一滴去做，也更需籌足大量基金才能進行。

文化交流無人深究

我在義大利曾參加一次馬可波羅 (Marco Polo) 紀念會，會中有一位老教授引經據典的講馬可波羅，談了二、三十分鐘，猶不能停，與會者多已不耐而口出噓聲。他說：「古代的馬可波羅經過二十多年才由中國回威尼斯，今天在場的義大利人，如果連三十多分鐘的講演都無法忍受，何以對得起帶來麵條、餃子的祖先。」場上果然安靜下來。不過至今仍不知道製作麵條、餃子的祖先是中國人，亦或是羅馬帝國人。中東、希臘的大餅與我國北方相似，這必然是經過文化交流，但無人去深入研究。

義大利羅馬係一國際大都會，國際會議特別多，如世界糧農組織 (FAO) 即設在羅馬，該組織有專門會議、小組委員會，我在羅馬一年，因政府有關機關為節省經費，或派不出人員代表，所以一九六六年舉行的第九、十屆及一九六七年的第十一屆世界糧食方案政府間委員會 (World Food Program Inter-Governmental Committee) 的常會遂由我代表中國以觀察員身分列席，該方案認為我國經濟建設頗有成就，值得其他糧食受援國模仿。其中第十屆常會十週年成立紀念會邀請我國經濟部長李國鼎、

農復會委員蔣彥士與會，由李國鼎發表專題演講。此會的執行長為德國人，對我甚為友好。

世界糧農組織、世界衛生組織共同舉辦之食品標準法典委員會第四屆會議（Joint FAO/WHO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4th Session），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在羅馬舉行，我奉命代表參加，但因對農業及食品工程問題外行，國內亦無指示或提供發言資料，故除了照例於開幕、閉幕致謝詞外，別無發言餘地，不似參加遠經會常會，多少有些了解，感覺很慚愧，也認為政府派與會人選應慎重挑選。

一九六七年四月我調任菲律賓前，國內派我赴法國尼斯（Nice）參加國際性海道測量會議，此更需專家與會才能發揮功用，但國內限於經費及其他問題而無法派專家出席；我因快離任，遂由使館林儒曾秘書前往開會，此亦等於是抓公差。

聖文叢書

俞鴻鈞傳

隆重出版

王紹齋 著 平裝新臺幣二五〇元
章君毅

本書係王紹齋、章君毅先生合著，要目有：活字典來自聖約翰，感化同窗成爲名師，大學生活交女朋友，意外事件促成良緣，夫人出馬獲得加薪，謬譯國民大會宣言，陳友仁的得力助手，主持收回漢英租界，唾棄共黨辭官回滬，識周雍能相知甚深，初任上海市府秘書，代理財政局長，主持上海全市預算，市府秘書解決風潮，週旋暴日斬露頭角，嚴正態度戲弄巴敦，身入虎穴先聲奪人，當眾宣佈廢止協定，設後援會支援前線，上海撤守猶有佈置，香港總督份外尊重，代孔祥熙上參政會，整飭官方清除權貴，一舉擢升財政部長，大陸撤守黃金運臺，任臺灣省政府主席，解決糧荒緊急措施，推行耕者有田政策，膺命組閣崇法務實，四年任內政績斐然，監委彈劾軒然大波，奉行命令拒絕查帳，蔣公致詞多沉痛，雲散霧收雨過天青，四壁圖書高與屋齊，院長官邸小得可憐，公餘之暇手不釋卷，生前辛勞死後哀榮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八十頁。

平裝本定價新臺幣二百五十元，歡迎購閱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